

人间物语

父亲的老酃茶

杭建春 文

自从戒去烟酒,我便喜上了喝茶。茶喝久了,就时常想起父亲的老酃茶,想起父亲近乎执狂地不顾当时全家人的反对,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持在自家自留地上栽种了茶树。幼苗茁壮成长为枝繁叶茂的茶树后,平时不怎么爱干农活的父亲,到了茶叶开采时节,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去了自家茶园,用他那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小心翼翼又十分娴熟地在茂密葱绿的茶丛中穿梭挑拣,如鸡啄食般将刚冒尖的嫩芽快速精准地摘下握在手心,待到手心撑满,父亲就会将手伸向挎在颈上的竹篓,迅即松开手掌,挤压成一团的茶芽便争先恐后跳进篓里,由篓底重新排列依次迭起。

早饭时刻,全家人都会聚集在自家后门口,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迎候父亲回家。这一刻,父亲那张曾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穿过的脸上洋溢起了笑容。我们内心的激动与酸涩,情不自禁地变成晶莹的泪水充盈了眼眶。父亲回家后顾不上吃早饭,先将采回来的茶芽赶紧倒入簸匾晾晒。早饭过后,父亲又是劈柴又是清理茶灶,忙得不亦乐乎。但再忙,父亲也会悠然地点燃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深深地吸一口,然后任两缕白烟从鼻孔里喷涌而出。这时屋里烟雾绕梁,弥散开来。待屋内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时,旁边柴炉上烧着的水也沸腾了。父亲便不紧不慢地将刚烧好的开水灌进热水瓶,拿来他那只积满茶垢的专用陶瓷茶杯,倒入适量开水晃几下,算是洗过,再从陶罐里抓出一把陈年炒青置于杯中,右手拎起水瓶,左手拔掉瓶塞,往杯里注水。只见一条冒着白色气雾的弧形水柱由短及长、由粗及细再由长及短反复数次在茶杯上方来回游移,杯里的干茶遇到滚烫的热水,浑身一激灵立刻冒出细密如麻的汗珠,玲珑晶莹的珠子马上化成串串泡泡往上跳窜。茶叶片则似莲花朵朵渐次放开,随水浪翻滚,一会沉降,一会浮起,上浮下沉,煞是忙碌。顷刻间,瘦小紧致的干茶好像被施了魔法般发胖膨胀,努力还原成为了生前的模样,体积也增加了数倍,占据了大半个杯子的空间。重获新生的水茶叶们你搂着我我抱着你,卿卿我我,耳鬓厮磨,表不完的儿女情长,诉不尽的前世今生,把个茶汤搅得浑浊不清,却香气四溢。

父亲一直凝神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待杯中复归平静,就端起茶杯,吹去浮沫,呷一口,喉结非常优美地蠕动一下,随即长长地从嘴里呼出一口气。这口气迅速与屋内的烟气、茶杯里升腾的水气以及茶叶散发出来的清香气混合成为一股特别的气味。父亲呼出那口气时,面色是红润的,气息是平缓的,神情是怡然的。我臆想,父亲那杯老酃茶的味道一定特别甘醇。我

曾趁父亲不备时偷偷喝过父亲泡的那杯老酃茶,却是苦涩难咽,我根本就喝不下去,在喉舌间打了个转就被我吐掉了。可是父亲喝起来却津津有味,还会不时啧啧嘴。我曾试图破解那杯苦涩的酃茶味道之密码,隐约间似乎找到了像雾像云又像风的答案,但迅即就被另一个疑惑困扰了,那就是父亲从不喝自己亲手做的明前毫茶。明前毫茶都用于送给亲朋好友。自喝的炒青都用坛罐封装,然后窖藏数年,如陈酿。

父亲喝完那杯茶,抽完那根烟,就恭恭敬敬地点燃了三炷香插在早就架在灶台上的香炉里,虔诚地跪拜在灶神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祈求各路神灵保佑。在严肃隆重略带神秘的仪式之后,父亲便正式开始他的制茶工艺流程,不许旁人在场观看。所以至今我也不知父亲是如何把同样的茶芽炒制出了不一样的条索和香味,只听到喝过我父亲做的茶的人都夸茶好,好茶。父亲驾鹤西去已然二十余载,他留给我的这段茶的记忆,并没有具象所指,其中制茶的秘诀没有传授给我们子女中的任何一位。虽然我大哥接受了父亲的衣钵,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茶园,但炒制出来的茶叶跟父亲炒制的相去甚远。现如今,不光我家有茶园,几乎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茶园。不但山上有,而且田里也有。村里还引来了外商(外地商人,非外国商人)帮助村民搞茶叶优选优育、科学管理、品种改良、工艺改进,大有轰轰烈烈、革故鼎新之势。我不知道能否做出我父亲做的那般好喝的茶。

曾经的耳濡目染已成过往,渐行渐远,但依旧清晰,像窖藏在坛子里的老茶,历久弥香。远在天国的父亲,似乎知道了我的心思,托梦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茶叶有两姿,一谓沉,一谓浮。沉时坦然,浮时淡然;茶人亦有两态,一谓拿起,一谓放下。拿得起还需放得下。

品茶就是品人生。头道茶茶水混沌不清,犹如少年懵懂不开窍;二道茶苦涩难咽,寓意青年创业艰辛;三道茶甘醇有韵,好像中年成熟收获时期;四道茶清淡闲暇,对应老年时期的心志。

喝茶喝的是一种心情,品茗是品的一种心境。唯有用心体悟,方能超然凡尘俗事。看杯中时起时伏,如大海潮起潮落,恰似人生一世沉沉浮浮。人生不易,波澜莫测。杯茶下肚,让狂风止息,使暴雨骤停。

茶之好坏,跟茶之本性,制作方法固然有关,但跟喝茶人的心情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茶浓茶淡,全在于喝茶人说。个中玄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喜欢喝茶的朋友,是否有此感受呢?

艺苑

摄影人的情怀

观唐浩武《农民工》摄影作品

蒋声祝 文

笔者对摄影知之不多,勉强算是个爱好者。一年前有幸成为唐浩武的同事,一个办公室的耳濡目染,限于天资浅薄仅仅略有所得。但所见所感唐浩武对摄影的那份热爱和专注,确实是印象深刻。最近,参加了唐浩武的《农民工》摄影分享会,又细细品味了《农民工》摄影展览,听了一众专家的介绍点评,感触良多。作为爱好者,也想从局外平行的视角,把个人感受一吐为快。

《农民工》是纪实摄影。纪实摄影作为摄影的主流,是一种凝固沉淀的历史。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最近几十年尤为风云际会、宏伟壮阔。如果从全世界挑选一个社会变化最深刻复杂、文明进程最高歌猛进的国家地区,那无疑是一日千里沧海巨变的中华大地。这个进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涌动伟力支撑着改革开放大潮浩荡,居功至伟却沉寂社会底层,这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即大家习惯称呼的农民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曾远离我们的光圈,鲜有聚焦的镜头。这次参加唐浩武的《农民工》摄影分享活动,看着一幅幅以农民工为主角的照片,历史的大纵深、全方位、多角度,把记忆一下子拉近,深深感到视觉的享受和心灵的触动。我觉得,对个人、对社会,这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纪实摄影作品。

《农民工》的纪实摄影能够成功展出,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摄影的一种深厚情怀。情怀对于摄影而言,是摄影创作的灵魂底蕴,决定着摄影艺术追求的视野高度,比摄影理论技术的熟练更加重要。情怀所系即为摄影的目光所聚,决定着光圈对焦的是精英高层,是风花雪月,还是人民大众、底层疾苦。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想,这首先是心的贴近,是唐浩武与农民工兄弟心的贴近,对普通劳苦大众的深厚情怀,才有《农民工》的创作。

情怀有点神秘莫测,但也非无迹可

寻。唐浩武的家庭,细细追溯起来,也是红色革命大家庭的后代,亲戚故旧多有江南文化名人,父亲是造船厂工程师,也许是长期的家庭熏陶,天生传承了对普罗大众的亲近情怀,这种情怀自然决定了艺术创作的方向,融入进摄影创作的主题。

每一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美力作,都来源于艺术追求的沉淀积累,根植于艺术创作的可贵坚守。潜心静气的可贵坚守,作品才经得起岁月磨砺而不湮灭,随着时间洗礼越发厚重,超越时代闪耀价值。唐浩武《农民工》的创造,历时20多个冬夏春秋,既有大量日常路边工地精彩的偶遇抓拍,又有深入工棚掏心交友的苦苦寻觅,既有寒冬腊月的耐心执着,也有炎炎烈日下的不懈坚持,既有白天农民工辛勤劳作的精准聚焦,也有半夜三更农民工背后点滴的一线体现。以20多年的坚守积淀,才有这份沉甸甸的丰硕收获。我相信,可贵的坚守就是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这部精品必将更加凸显其艺术价值。

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是深入人、感染人、影响人,以超脱的个人艺术追求,内涵着自觉的社会责任。唯有如此,作品才有长久的鲜活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实现艺术创作的社会价值和使命担当。唐浩武《农民工》创作,多是采用朴实的创作手法,内容形式合二为一,把一个朴实的群体展现得真实而深刻、鲜活而灵动,把这个群体从社会底层推向艺术舞台,从社会边缘拉进关注中心。以摄影机为工具,通过一张张照片,使观者得以细腻触摸到他们的情感喜怒,深入洞窥他们的心灵脉动,清晰树立起农民工的立体形象,大声肯定这一群体的蓬勃力量,当仁不让地为农民工大声代言。这种创作,自然地激发着、引领着观者由远而近、由浅入深地了解农民工,更多地关注、思考他们的社会存在和历史价值,努力完成为农民工兄弟正名扬名的责任使命。



光影

摄影 邓艾菁